

中 庸 批 注 选

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工农兵学员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庸》批注选

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工农兵学员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庸》批注选

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工农兵学员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111·461 定价 0.11 元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前 言

《中庸》是一本儒家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著作，传说是孔丘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写的。

中庸思想是孔丘最先提出的。什么叫中庸？为什么孔丘要鼓吹中庸之道？宋朝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反动理学家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中庸·朱熹集注编前引》）这句黑话里面的“中”，是个哲学概念。从政治上看就是“礼”。孔丘就这样说：“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整句黑话的意思是：不偏离“礼”，就叫做“中”，不改变“礼”，就叫做“庸”。“中”是天下必须遵守的道，“庸”是天下永恒不变的理。这本《中庸》就是孔门代代相传下来的秘诀。子思深怕这个秘诀年久讹误失传，所以把它写成书，传授给孟轲。由此可见，中庸之道就是维护反动统治的折中主义哲学，是复辟之道。孔丘鼓吹中庸之道，就是要搞阶级调和，反对社会变革，就是要麻痹人民、不准向反动阶级造反，实行“克己复礼”。

孔丘处于我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时期。那时，奴隶起义风起云涌，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新兴地主阶级利用奴隶起义的革命形势，逐步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向奴隶主阶级夺权，奴隶制正在走向全面崩溃，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正在出现。在这个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孔丘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认为奴隶制的《周礼》是不能改变的准则，是人们必须遵守的标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实行变革，是“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偏离了奴隶制的“礼”，搞得天下大乱。孔丘因此提出中庸之道，作为妄图调和阶级矛盾、反对社会变革、维护日趋崩溃的奴隶制、实现“克己复礼”的思想武器。

孔丘死后，阶级矛盾更是日趋尖锐，奴隶造反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各诸侯国的奴隶主阶级进一步分化，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也日益壮大，纷纷展开了夺权斗争。公元前四七八年，卫国的手工业奴隶包围了卫庄公的宫门，吓得卫庄公带领太子等人越墙逃命，摔断了腿。事过八年（即公元前四七〇年），又发生了一次工匠暴动，把卫侯赶到国外。在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田氏征税，“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取得奴隶的支持。公元前四八〇年田成子终于杀了齐简公，掌握了齐国政权，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田氏代齐”。在晋国，公元前四〇三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政权，各自立为诸侯。魏文侯还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法家实行变法。春秋时期原有大小诸侯国一百多个，到了战国初期已经合并为二十几个了。许多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国家，被新兴地主阶级所消灭，封建制在中原各诸侯国逐渐取得优势，奴

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在更多的地方垮台，剩下的也危在旦夕。处在这个时期的孔伋，为了遏止社会变革的风暴，复辟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奴隶制，也象他爷爷孔丘一样，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接过“克己复礼”的破旗，以“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为己任，全面继承和发挥了孔丘的中庸之道，狂叫要镇压“复古之道”的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号召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就是拚了身家性命，也要作一番垂死挣扎（“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孔伋正是怀着这样的反革命心理，炮制了《中庸》这本黑书，成为儒家的经书之一。

在《中庸》这本黑书中，孔伋贩卖了些什么货色呢？这主要是：

第一、贩卖调和阶级矛盾，反对阶级斗争，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中庸之道。这是《中庸》一书的基本思想。

孔伋给中庸之道下的定义是“喜怒哀乐的感情没有发出来时，叫做‘中’，发出来都合乎礼节的叫做‘和’。”而这个“礼”，就是孔老二念念不忘的西周奴隶制。他提出一切以“周礼”为准，不能“过之”，也不能“不及”，“时时做到不偏不倚”（“时中”），“要在‘过’和‘不及’两个极端之间，用折中的办法统治人民”（“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可见中庸之道是以固守旧制度为标准，调和矛盾，反对变革，取消斗争。《中庸》一书，一面把中庸之道吹为天下的根本道理，要反动统治阶级片刻也不能离开，不要“择乎中庸”而不能坚持；一面把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革新咒骂为“小人反中庸”，是

“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并以“灾及其身”进行恐吓。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大变革时期，孔老二之流狂热鼓吹中庸之道，就是要顽固维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妄图开历史倒车。

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中庸之道的狂热鼓吹者。他给中庸之道贴上“唯物论”、“辩证法”的标签，拿来对抗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他攻击我们对帝、修、反的斗争是“斗绝了”。可见他说“中庸之道……合理”，不过是合他的反革命复辟之“道”，合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之“理”。

第二、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贩卖“存诚尽性”、“闭门修养”的修养经。

孔伋为了推销中庸之道，便把它说成是“天之道”，也是“圣人之道”。他胡说什么能“察乎天地”，“故大德者必受命”，妄图用中庸之道这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的理论，论证反动的奴隶制是不可改变的，并进一步发挥孔丘“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要人们安分守己，“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一切等候天命的安排（“君子居易以俟命”），不得造奴隶主的反。

孔伋提出“存诚尽性”就能“知天命”，成为“大德者”。他的所谓“诚”，也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概念。例如他说“诚者，自成也”，就是说“诚”为奴隶主阶级固有的阶级本性，是体现“天理”的，也就是由天赋予人的超越客观存在的精神（“诚者，天之道也”）。他还吹嘘说，只要能保存它，尽到心性，就“可以前知”，“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就能“如神”，

既能知天，又能知人。而“存诚尽性”的方法，就是“闭门修养”——“慎独”。他说什么“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即是要把所谓不合“天理”的一丝一毫的违反周礼的革新“邪念”，也要及时“内省”出来加以消除。孔伋这套通过“慎独”、“存诚尽性”、成为知天命的“大德者”、“必受命”统治人民的说教，正是孔老二所玩弄的通过“克己”达到“复礼”的鬼把戏。

列宁指出：唯心主义“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林彪和他的死党，也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者。他们为了实现“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也把孔丘的“天命论”拿来穿上时装，狂热鼓吹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以“受于天”的“天才”自居，要作“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妄图称王称帝。

第三、贩卖假仁假义和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

中庸之道在政治上的守旧倒退，决定它在人生哲学上必然以旧的奴隶制的伦理道德为内容。《中庸》把孔丘的孝悌仁义忠恕搬了出来，大加发挥，说什么“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把孝捧为“圣人之德”，要人们以“仁”对待亲属长辈（“亲亲”），以“义”尊重贤人（“尊贤”），以“忠”对待君主，以“恕”对待大臣，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东西，也不要拿来对付别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把这些假仁假义的伦理道德作为处理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关系的准则。要被统治阶级逆来顺受，不得“犯上作乱”；对统治阶级内部则彼此宽恕，各安本分，以便维护面临崩溃的奴隶制。《中庸》提出的“明哲保身”，就是投机取巧，见机行事，

特别是于己不利时逃避斗争，保存自己。这正是孔丘之流的狡猾伎俩，也是中庸之道在处世哲学上的“妙用”。

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都鼓吹这一套虚伪的仁义道德。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一伙也不例外。他说“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人所不欲，勿施于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林彪炮制“三不主义”的“栖身”奸计，表明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伪君子。马列主义认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我们对于孔孟之道的这一套剥削阶级的道德和处世哲学，必须把它扫除得一千二净。

从《中庸》的出笼和它的反动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中庸之道，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维护旧制度，搞反革命复辟之道。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为了镇压人民，反对革命，维护其反动统治，都要效法孔孟之道，宣扬中庸之道。自西汉后期地主阶级逐步由新兴势力转化为反动势力以后，他们也由反孔变为尊孔，把中庸之道拿来作为维护反动统治的法宝。到宋代，在农民“不事神佛祖先”，“无视君臣上下”，不断发动起义，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使封建社会走向衰败没落的情况下，以朱熹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理学家，特别推崇《中庸》一书，宣扬中庸之道。朱熹还亲自给《中庸》分章句，做注释，把它和《论语》、《孟子》、《大学》注释合编在一起，统称《四书集注》。他还引用程颐的话，说什么只要熟读《中庸》，“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矣。”（《中庸·朱熹章句》）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四书集注》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必读的经书，也就是培养封建奴才的教科书。

反动统治阶级推崇《中庸》这本黑书，贩卖中庸之道的黑货，是为了欺骗人民和镇压革命群众的需要。他们口头上大叫中庸，行动上却并不中庸。刽子手曾国藩高唱中庸之道是“正道”，“天理”，他在攻陷南京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军时，三天之内就杀了几十万人，尸体塞满秦淮河。人民公敌蒋介石吹捧《中庸》是“最精微正确的人生哲学”，高唱中庸之道能使“人类各遂其生”，但他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三、四年内，就屠杀了一百多万革命者。叛徒、卖国贼林彪高叫“中庸之道……合理”，背后却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一切反动派妄想用中庸之道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都是徒劳的。《中庸》既阻挡不了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也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对于《中庸》这部黑书，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曾到广州铁路分局和工人同志一起批林批孔，同时对《中庸》进行了注释、翻译和批判。这只是我们批判孔孟之道的尝试，现在发表出来，仅供读者参考。我们要通过批判中庸之道，更清楚地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在批判中彻底肃清中庸之道的流毒，把孔孟之道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中庸》批注选

〔原文〕

天命之谓性①，率②性之谓道③，修道之谓教④。（第一章。章数据朱熹集注本，下同。）

〔注释〕

①性——指人的本性。思孟（子思、孟轲）学派鼓吹先天的、超阶级的“性善论”，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性善的。②率（shuài 帅）——遵循。③道——道理，道路，可作“法则”或“规律”解说。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通用语，它所指的具体内容，要看上下文。这里是指道德，道德规范。思孟学派认为人的基本道德就是仁义礼智。这是劝人服从君长和宗法制度的反动道德观念。④教——教化，即教育感化。

〔译文〕

天所赋予人的叫做“性”，遵循着“性”去做叫做“道”，把“道”修养好并加以推广叫做“教”。

〔批判〕

《中庸》第一章就开宗明义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人性

论和修养经，并通过这三者论证人的道德本性，也就是“仁义礼智”，是天赋的、超阶级的、可以靠着闭门修养而保持和扩充的。伟大导师列宁指出：唯心主义“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我们的取消派》）孔伋眼看奴隶制的崩溃，加紧兜售“天命论”等货色，就是要用唯心主义去欺骗和毒害人民群众，力图挽救垂死的奴隶制。

孔伋抛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要论证：人们的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的道德本性，也是天老爷给的。奴隶主贵族先天就具有、后天又能保持“仁义礼智”这些道德本性，所以他们是天生的统治者。孔丘就自命为天生的“圣人”，自吹自擂是上天赋予了他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天生德于予”，见《论语·述而》）。从孔丘到孔伋都鼓吹天命论，其政治目的都是要为奴隶主阶级实行反动统治和搞复辟活动制造理论根据。

马克思主义认为，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意识，都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决不是由什么“天命”决定的。“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恩格斯：《反杜林论》）林彪接过孔家店的“天命论”，自比“天马”，吹嘘他的死党“温文、豪放、理智”是“受于天”的。这些陈词滥调，其实是“天生德于予”和“天命之谓性”的翻版，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公然的背叛。林彪鼓吹“天命论”，无非是要说明他们一伙是天生的“至贵”和超人，为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

孔伋在这里还抛出抽象的“性善论”（从“率性之谓道”一

语。可见他鼓吹人的本性是“善”的）。他的门徒孟轲就更加明白地宣扬“性善论”。表面上，他们似乎是说人人都有“善性”；其实不然，孟轲就说过：人的道德本性，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就是说只有统治者才保有先天的善性，而老百姓却失掉了它，实际上是不承认劳动人民具有“善性”。善恶是道德范畴，它的标准是有阶级内容的。“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思孟学派鼓吹骗人的“性善论”，是要用假仁假义的面纱遮盖奴隶主的狰狞嘴脸，美化他们杀人、吃人的阶级本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一边磨刀霍霍，一边也学着“性善论”者的腔调，喋喋不休地鼓吹什么“仁爱之心”、“君子长者之道”，就是要我们取消阶级斗争，同阶级敌人搞孔孟之道，最终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充分暴露了林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十恶不赦的叛徒。

〔原文〕

仲尼①祖述②尧舜③，宪章④文武⑤，上律⑥天时、下袭⑦水土⑧。辟⑨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帙⑩；辟如四时之错⑪行，如日月之代明⑫。（第三十章）

〔注释〕

①仲尼——孔丘的别字。②祖述——宗奉和传述。③尧舜——尧帝和舜帝，传说是我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两个首领。④宪章——效法。⑤文武——周朝开国的大奴隶主周文

王和他的儿子周武王。⑥律——率，遵循的意思。⑦袭——合（据《说文通训定声》）。⑧水土——山川，地理。⑨辟——譬，比如。⑩覆𪔐（dào 到）——覆盖。⑪错——交错。⑫代明——更迭交辉，指日落月出，月落日出。

〔译文〕

孔丘宗奉和传述尧帝和舜帝统治人民的道，效法〔大奴隶主〕周文王、周武王的礼制，上顺天时，下合地理。他的“伟大”就象天地那样没有什么东西它不能装载的，没有什么东西它不能覆盖的；好比春夏秋冬的交错运行，象太阳和月亮轮番照耀于宇宙一样。

〔批判〕

这段话是孔伋对他的老祖宗孔丘的无耻吹捧，简直把孔丘说成是天地神明、宇宙万物、一切有形无形东西的集中表现，是万能上帝的化身，神通广大的“通天教主”！可谓荒谬透顶了。孔伋这样吹捧孔丘，目的是妄图把儒家的反动思想神圣化，成为上层建筑的支配力量，以便于实现其复辟奴隶制的梦想，并且把它传之后世，为一切剥削阶级服务。孔伋撰述《中庸》的政治目的也在这里。

孔伋这些话，是“天才论”、“天命论”、“有神论”等反动思想的大杂烩，是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大成。任何唯心主义的东西都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剥开孔丘的画皮一看，他不但一点也不神圣，而且还是一个异乎寻常的阴险狡猾的两面

派和政治大骗子。他一生为腐朽透顶的奴隶主奔走卖命，梦想复辟旧制度；他满口仁义礼智，一旦掌权，便无辜杀害革新人士少正卯；他表面上打扮成“博学多能”、“天纵之圣”，实际上正如当时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所斥责的，不过是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吸血鬼，是“诈巧虚伪”的“盗丘”。鲁迅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孔老二几乎一模一样，死劲鼓吹“天命论”、“天才论”，明明是个大坏蛋，却要装成古今无双的“超人”，自比周文王，自称“天马”，要“独往独来”，横行天下。他的死党也吹捧他是什么“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领导者”、是什么“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看，这和孔老二的徒孙所吹的：“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帔；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和宋代反动理学家朱熹所赞赏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何等相似，连语言也仿佛一样呢！林彪鼓吹“天命论”的目的是为了当“国家的头”，篡党夺权，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结果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这就证明了“天命论”的完全破产！

〔原文〕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①之，子孙保②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命。”（第十七章）

〔注释〕

①飨（xiǎng音响）——祭祀。②保——保有。

〔译文〕

孔丘说：“舜该是最孝顺的吧！从品德来说，他是圣人；从地位来说，他是天子。他拥有天下的一切，死后设有宗庙祭祀他，他的子孙得享他遗下的好处。所以有大德的人，必然获得很高的地位，必然获得优厚的俸禄，必然获得名望，必然获得长寿。……所以有极高道德的人，一定受天命而为天子。”

〔批判〕

孔老二之流将传说中的舜无中生有地编造为所谓“大孝”的样板，要人们去仿效。他们把“孝道”这类道德观念作为“大德”，与“天命论”揉合在一起，企图以“名、位、禄、寿”为诱饵，胡吹只要象舜那样实行“孝道”，就能被人们尊为有“大德”的“圣人”，就能成为“受命于天”的“天子”。孔老二煞费苦心编造的这一套“天人相与”的反动谬论，不过是他们妄图复辟奴隶制的骗人的把戏。他们竭力宣扬“大孝”、“大德”者必定“受天命”“尊为天子”，就是企图要论证奴隶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合法性、永恒性。新兴地主阶级夺权革新，破坏了祖先遗下的“周礼”，在孔老二看来，是不孝、无德、违反天命的，因而必须讨伐、镇压的。这就是孔老二“天人相与”谬论的反动实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们对社会认识的